

Derivation in Arabic Word Formation

Liu Wenjia^{1, a}, Liu Ziwei^{2, b*}

¹ School of Middle East,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Dingfuzhuang,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² School of Middle East,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Dingfuzhuang,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a liuwenjia@bisu.edu.cn

^{b*} bisuayulzw@163.com

Abstract

Derivation, as the main word formation method in Arabic,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language signs of Arabic. The derived morphology of Arabic is different from the derivation in English, French and other languages. It is a very characteristic and regular derivation system. This article will base on the original Arabic literature,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rabic derivative word formation, and objectively show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Arabic derivative.

Keywords: Arabic, word formation, derivation

阿拉伯语构词法中的派生

柳文佳^{1, a} 刘子薇^{2, b*}

¹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东学院, 定福庄, 朝阳区, 北京, 中国

²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东学院, 定福庄, 朝阳区, 北京, 中国

^a liuwenjia@bisu.edu.cn

^{b*} bisuayulzw@163.com

摘要

派生作为阿拉伯语最主要的构词方法,也是阿拉伯语最显著的语言标志之一。阿拉伯语的派生构词法不同于英语、法语等语言中的派生,是一个极富特色、规律性很强的派生系统。本文将立足于阿拉伯语原文文献,梳理阿拉伯语构词法中派生的发展,阐明什么是派生,展示阿拉伯语派生的研究状况。

关键词: 阿拉伯语, 构词法, 派生

1. 前言

派生是阿拉伯语主要的构词方法。埃及著名语言学家、开罗语言学会委员阿卜杜拉·艾明在其力作《派生》的前言中指出:“派生学不同于语法和词法,这是一门使阿拉伯语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是一门使阿拉伯语能够伴随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文明程度的进化而经常更新、进步的科学;这是一门帮你认识词汇的根源、分支及其彼此间关系和互相派生方法的学科。”现在,对派生的研究已从词法中分离出来,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语言学分支。

2. 派生的概念

2.1. 派生学

派生学的阿语为 علم الاشتقاق,有的学者也将其译为“词源学”。阿拉伯语言学家认为:派生就是把字典里的单词逐个取出,给每一个单词分发身份证明,以说明单词来源、产生和变化。所以派生学也可称作一门历史学科,能让后人溯其根源。因此早期阿拉伯语言学家研究重点是派生的根源。伊本·杜雷德在《派生》一书中研究阿拉伯部落名称的来源及其派生。伊本·杰尼也在《属性》中运用大量篇幅对派生的根源

进行了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语词汇学中所指的派生与阿拉伯语语法学中所说的派生并不一致。阿拉伯语语法学中的派生一般仅限于主动名词、被动名词、半主动名词、长大名词、比较名词、时空名词、工具名词、从属名词、指小名词等派生名词，至多再加上动词的派生词式。派生的词源不外乎简式动词或词根的说法，似乎跟虚词毫无关系。阿拉伯语词汇学则将派生的概念扩至极限，凡运用阿拉伯语词式从一个词构成新词的都属于派生。派生出的新词的意义，由进入该词式的根母的意义和该词式所表达的意义共同承担。

因此词汇学只是横向考虑由根母和词式形成的派生词，而语法学则是纵向考虑，重视派生的轨迹。两者从不同角度研究派生法。本文是从词汇学角度来研究派生。

2.2. 派生的根源

阿拉伯语言学家自古以来对派生的根源就说法不一，古代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巴士拉派和库法派。阿巴斯时期语言学家安巴里在《公平对待巴士拉派和库法派与法学家的分歧》中介绍过双方的观点。其中库法派认为动词是派生根源，他们的主要依据为：动词作用于词根；词根强调动词并出现在动词后面；有些动词没有词根等。巴士拉派则认为词根是派生的根源，主要依据为：词根只说明动作，动词要说明动作、时间和人称；词根可以代替动词，动词不能代替词根；词根是名词，可以不依靠动词使用，但是动词不行；词根的名称本身就说明它是词的根源。但这两个派别在相互争论过程中只关注词根和动词，没有考证研究其他的派生根源，视野受限。

在此基础上，阿卜杜拉·艾明认为：“派生词的词源既不是词根，也不是动词。动词的产生先于词根和一切派生词。一切派生词，包括词根都是从动词派生而来的，而这是在动词从派生的根源——抽象名词（非词根）、具体名词和仿生名词派生出来之后。”比起库法派和巴士拉派的观点，阿卜杜拉·艾明的观点更符合人们认识世界和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适应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交际的需要而产生的。阿拉伯语词汇的派生现象也是随着人们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先简单后复杂，先具体后抽象，先物质后精神。遵循这一认识规律，语言学家们一致认为，最早使用的词是模仿自然现象、动物及动作声音的单音节词。简言之，词汇的形成始于仿声，由仿声发展到具体指称，最后延伸到抽象指称。

3. 派生的种类

阿卜杜拉·艾明对派生的定义为“派生即一词产生于另一词或更多词，这些词在结构和意义上互相联

系。”在此基础上，大多数阿拉伯语语言学家将派生分为四类：小派生(الاشتقاق الصغير)、大派生(الاشتقاق الكبير)、特大派生(الاشتقاق الأكبر)、超大派生(الاشتقاق الكبار)（也称合成构词 النحت）。

3.1. 小派生

小派生是阿拉伯语主要的构词手段。我们通常说的派生指的就是小派生。阿卜杜·萨拉姆·哈伦对小派生下的定义为“一个词分彙出另一个词，虽然有形态结构的变化，但是它们共有相同的、排列顺序一致的根字母，而且基本含义相近。”同一批根字母派生出的单词具有共同的基本含义，构成一个词族。如以下例子：

知道、晓得 عَرَفَ；告知 عَرَفَ；承认 اعْتَرَفَ；

被确定 تَعَرَفَ；互相认识 تَعَارَفَ；认识 اسْتَعَرَفَ；

知道的 عَارِفٌ；已知的 مَعْرُوفٌ；占卜 عِرَافَةٌ；知识 مَعْرِفَةٌ；

定义 تَعْرِيفٌ；自白 اعْتِرَافٌ；公认的 مَعْتَرَفٌ

这些词与词根共同构成一个词族，具有共同的基本含义“知晓”。

从理论上说，由三个根母组成的三母简式动词(不少语言学家认为先由普通词根派生简式动词)有六式，每一式都可派生出十二式三母复式动词，构成动词体系。每个动词都有主动式动词和被动式动词，主动式动词又分过去动词、现在动词和命令动词，被动式动词也有过去动词和现在动词。上述各式每一式都可有普通词根(认为简式动词由普通词根派生的，则将简式动词算作派生词，普通词根为原生词)、米姆词根、表次词根、形态词根等以及主动名词、被动名词、半主动名词、张大名词、比较名词、时空名词、工具名词等，每一式派生名词又可派生出从属名词和指小名词，每种名词还可构成人造词根。此外，还有感叹动词、褒贬动词、动名词等等。由四个根母组成的，也可派生出一族词。谁也无法算清一个词从理论上到底可派生多少词，但实际上每个同族词都是可数的，受到不少限制，例如 انْفَعَلَ式都是不及物动词，就不能有被动式，更不能有被动名词。一些动词的词式和名词的词式很少使用，派生能力很差。构成某词式的词还受到词义、词性、习惯等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使词族大小不一，活力各异。但不管怎样，从一个根词可以规则地派生一族词显示了阿拉伯语构词系统的科学性和规律性，这是阿拉伯语构词法的最大特色。

3.2. 大派生

伊本·杰尼认为，大派生就是“从三个根字母中取一基本形式，它与它的五种换位形式具有一个共同的含义，六种形式无一例外，即使某种形式的意义有所偏离，稍加解释便能使其归之本意，这与词源学家们

对结构相同的词所做的解释一样。”通俗点说就是，“大派生是一些共有三个根字母的词都有意义上的联系，这种三根母词共有六种排列形式。”

语言学家们经常列举的大派生词族的例子如：

بكر برك كبير ربك ركب كرب

都有“努力、辛苦”的意思

以伊本·杰尼为代表的语言学家认为，上述词族因为有共同的根字母，又有共同含义，应该将其归入派生之列，而且范围比小派生大，自然应该称为大派生。下面我们举一组例子，说明伊本·杰尼的观点。

“س-ل-م”都有“友善、温柔”的意思：

(完美无缺)——心理健康 سَلَامًا وَسَلَامًا

(健全的，平安的，无缺点的) السليم

(成为光滑的)——光滑即柔顺 مَلْسًا وَمَلْسًا

(光滑的，柔顺的) أَمْلَسُ م مَلْسَاءَ

(抚摸)——不能有障碍物 لمس الشيء

(破烂衣服)——因而柔软 السمل

(剩水)——因水少无波澜而柔顺 السفل

对于上面的例子，很多语言学家认为将其归入派生过于牵强附会。伊本·杰尼在举例中强调的是过于普遍的、过分共有的意义，反而使其模糊不清。为此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表示不赞同伊本·杰尼的观点，苏由提认为：“这种派生是靠不住的，不能以此推断阿拉伯语的派生……只考虑根字母，不考虑其结构（排列顺序）是语言的堕落。不能否认，在有共同根字母的词中有共同的含义，然而这只是词语多种分类中的一种；但是，若将其延伸至所有三根字母组合中，无异于寻找神话中的不死鸟。”穆巴拉克指出：“我认为语言学家们在这方面太过牵强。他们所举的实例极少，即使是在有限的例子中，他们的努力也并不成功。依我看，语言中的这种现象应该归入字母换位。”

阿卜杜拉·艾明不否认大派生的存在，但是他对大派生的定义与伊本·杰尼不同。他认为：“大派生是通过改变部分字母的排列顺序而从一个词产生另一个词，这两个词彼此意义接近，字母相同。派生换位多发生于同一个三母同族词中的两种形式，如 جذبُه和 جذبُه (吸引)，جشُه وشج رأسُه (打碎头)。”

综上所述，伊本·杰尼定义的大派生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能像小派生一样延伸到所有根字母组合中。主张大派生的语言学家在解释单词的共有含义时，列举过于笼统、概括和模糊，导致很多词偏离了具体含义，使得整个大派生词族的共义苍白无力，不具有典型意义。小派生具有派生优势中的系统性、规律性、科学性的特点，而这些特性在大派生中都是不具备的，因此大派生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3.3 特大派生

特大派生的定义为“共有部分不变的根字母，可变换字母的发音部位相近或发音方式相似，有共同基本含义的词族”。因此，与大派生相比，大派生是变换字母位置，特大派生是更换字母。这类派生也被称为语言变换，以便与词法学中的字母互换区别开来。

语言学家认为特大派生的例子如下：

فرج فرش فرص فرد فرض فرط فرع فرغ فرق فرك فرم

这些单词都有 الفاء 和 الراء 两个字母，变化部分的字母发音部位都是相近的，都有“切开、分开”的意思。

除了像特大派生一样，可变换字母的发音部位相近或发音方法相似，研究者们还发现对于共有部分不变根字母，并有共同基本含义的词群，也有可变换字母发音部位不接近，发音方法也不相似的现象。

对于第一类特大派生的出现，语言学家认为主要原因是语音演变的结果。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易卜拉欣·艾尼斯指出：“当你浏览那些时而被解释成‘字母变换’，时而被说成‘方言差异’的词群时，你丝毫不会怀疑所有这些词群都是语音演变的结果。即具有相同意义的词在词典中有两种形式或两种发音，他们的区别只在一个字母。……不过，在每一种情况下，两个互换的字母发音上应该有联系。”阿拉伯国家地域辽阔、部落众多，随着阿拉伯的对外开拓，阿拉伯语也与被占领各地的语言相互交融和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拉伯语的语音也发生了演变，字母也随之变化为发音相近的字母。

第二类现象虽然不多见，但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情况用语音演变来加以解释较为牵强。研究者们认为这类词群的出现应该追溯到词汇形成之初。最早的词是仿声词，最早的仿声词是单音节词，由此发展为双母词。但是双母词的结构变化有限，当生活需求上升到某一新程度后，双母词不能满足人们表达的需要，因而在双母词的基础上出现了三母、四母及五母词。然后再通过派生、合成、借入等构词方法，使阿拉伯语词汇不断丰富，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

与大派生一样，相比于小派生，特大派生也不具有普遍性，规律性也不够强。

3.4 超大派生

对于超大派生，部分语言学家也将它称为合成构词。合成构词在阿拉伯语中自古以来就是存在的，现在也有增加的趋势。

合成构词一共有四类：从句子合成动词；两个词或三个词合形成形容词；两个词合成名词；两个词合成从属名词。例如：

说：以真主的名义 بسم الله

贪吃的 هلع وبلع - الهلع

坚硬的石头 جلود - جلد وحمد

泰以玛部落的(人) تيملي: منسوب إلى (تميم الله)

对于合成词, 乔治·泽丹认为在较早的阿拉伯语中, 动词与人称代词是分开用的, 动词时态凭他在句子中的位置来判断, 如 أنت ذهب 是过去式, أنت ذهب 是现在时, 之后简化成为 ذهبت تذهب。

伊本·法利斯是阿拉伯历史上对合成词最为重视的语言学家之一。他认为合成法是一种简略法, 在他《语言的标准》一书中列举了近 300 个合成词。他把这些词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古已有之的合成词; 第二类是人为创造的, 没有什么规律。

其中第一类是在三母动词上增加一母或二母, 如 بلع 的原型是 بلع, 加 الميم, الواو 表示夸张; 第二类是由两个或三个词合成的词, 如 بحثر الشيء (散布; 挥霍) 是由 بحث الشيء من التراب (在土中寻找) 和 بثر (长疙瘩, 遍布全身) 合成而来。

现代人对合成词属不属于派生比较有争议。认为合成词属于派生的人提出了两个原因: 一是它符合派生的概念, 合成的词与原来的词语相比有共同的根字母, 增加了新的字母之后变成了和原来的词有相同基本含义的新词; 二是合成四母、五母单词也是有规律的。反对的学者认为, 阿拉伯语的合成词很少, 不超过几十个, 因此并不如印欧语系中的合成词那样普及。

根据上面的这些例子可知, 合成构词的规律性不是很强, 多为习惯用语, 使用也不是很普遍, 因此它在阿拉伯语构词法中的作用不是很大。

4. 结论

阿拉伯语派生构词十分有优势, 首先体现在科学性和系统性上。阿拉伯语的词以族群划分, 每个族群源于 3 个或 4 个排列顺序相同的根字母, 并因此具有共同的含义。在这个基础上派生出成百上千的词, 构成一个庞大的派生场, 这成百上千的词在形态结构与意义上彼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种联系和区别并非杂乱无章, 而是有律可依、有章可循。通过这些规律, 我们可以更轻松地记住阿语单词, 有助于阿语学习。

其次, 派生构词法反映出阿拉伯人思维方式中的逻辑性和可追根溯源性。阿拉伯语词在产生之初是零散、杂乱的, 是阿拉伯人将它按基本的共同形式和共同的含义归类, 并赋予其规律性的变化, 使之逐步形成系统的派生构词法, 成为一门研究词汇、分词析汇、对词汇追根溯源的学科。阿语词汇的派生系统产生于贾希利叶时期, 至今已延续使用 14 个世纪。其基本特性“具有相同的根字母与共同的基本含义”普遍适用于所有的同根词族, 世代沿袭, 时光的推移和环境

的改变都未能使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派生系统的稳定性、科学性、灵活性, 也是阿拉伯语长盛不衰的奥秘之一。阿语的稳定性、延续性维系了阿拉伯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因此, 通过派生构词的稳定性, 我们可以追溯阿语的根, 也可以分析阿拉伯民族的思想脉络和传统习俗。语言学家穆巴拉克指出:“派生就是揭示根源, 说明同族词的血缘关系; 共有构词材料, 说明词的同根性, 尽管意义有别, 形式不同。”因此, 派生构词法不仅能使我们在学习词汇时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它的可追根溯源性还能帮助我们认清同族词的根源, 了解每个词的基本意义, 认识同族词语之间的联系, 并能帮助我们区别外来词。

项目基金

2021 年校级线上线下混合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11111168); 2021 年度青年学术英才计划—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中阿关系探讨 (21110010021); 2020 年度新教工科研启航项目计划—“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在阿拉伯地区的交流与传播研究 (21110012022)

REFERENCES

- [1] Chen, Z.Y, Yu, X.Z, Zhou, W.J (2001) Arabic Language and Rhetoric,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Shanghai.
- [2] Guo, S.H, (2013) Arabic Lexicolog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Beijing.
- [3] Guo, S.H, (1997) The Scientificity and Superiority of Arabic-derived Word Formation, Arab World, 4:67-70.
- [4] Duraid, I, (1991) The Derivation, Dar al-Jeel, Beirut Lebanon.
- [5] Al-Maghraby, Q.A (1905) Derivation and Arabization, Al-Hilal, Egypt.
- [6] Al-Amin, A. (2000) The Derivation, Al-Khanji, Cairo.
- [7] Al-Nadari, M.A. (2009) Philology of Language, Modern Library Saida, Beirut.
- [8] Mubarak, M. (1964)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rabic, Dar Al-Fikr, Damascus.
- [9] Al-Saleh, S. (1983) Studies in Philology, Dar Al-Ilm for Millions, Beirut.
- [10] Al-Suyuti. (1986) The Develop in Sciences of Language and its Kinds, Al-Asriya Library Saida – Beirut.